

〔清〕魏文中著

吉和点校

綉雲閣

◎中◎

三秦出版社



〔清〕魏文中 著

吉 和 点校

绣云阁

〔中〕

三秦出版社

三七回 收龙子龙君设宴 除道士道署停官

三絨与狐疑弟兄正在张望，忽然风声响亮，黑雾濛濛。狐疑禀曰：“黑雾中有二男一女之形，不知何故？”三絨曰：“俟彼驻下风车便知。”无何，三人坠下，三絨视之，乃三服、凤女与一无名男子也，尚未询及，三服拜而禀曰：“奉师之命，已收伏龙宾矣。”三絨曰：“伏之如何？”三服将大战落花渡以及追入虾宫，得凤女解释之言，一一详述。三絨于是先传凤女而询曰：“龙宾来此胡为？”凤女曰：“弟子自辞师归，龙君传诏，谈及季子龙宾，曾向紫霞门人复礼子言之，他日吾师云游，愿听调用于师，以求大道。兹已至此，望师赏收。”三絨曰：“学道之人，惟惧道无继续，岂有愿投门下者而吾反却耶？所虑者，彼系龙君季子，贵重已极，恐不能甘受淡泊与此奔走之劳。彼如愿入吾门以求大道，务要心悦诚服，乃可收之。倘涉勉强，安知一片热心异日不化为冰水？”凤女曰：“如是龙宾在此，师详问之。”三絨将龙宾传至，询其意念若何。龙宾出自至诚，并无他说。三絨曰：“尔之虔心学道，固已如斯。然师教不可违，凡一去一来，皆要禀师，毋得擅伤物命。”龙宾唯唯。三絨喜，加彼道号为“弃海”焉。龙宾拜受毕，三絨曰：“师要周流天下，以积外功。尔四人随吾游行，惟凤女暂归虾宫，勤习所传之道，当同游日，师自命人传之。”凤女

曰：“师言如是，敢有不遵。但祈吾师，不可忘却弟子！”三絨曰：“这是自然。”凤女拜别三絨乘风竟去。

三絨师弟，行未数武，突然风声浓浓，黑雾一团，迅速而至。三絨仰弟停足视之，黑雾坠时，乃凤女复返风车。后一小环，身着青衣，立而不动。三絨曰：“弟子何去而复返？后面丫结属何人哉？”凤女曰：“东海龙君闻得师收龙宾为徒，不胜之喜，特命龙母丫结，持柬请师，到彼水晶消闲数日。”言已丫结捧柬跪呈。三絨细阅柬中，词切意真，慨然应诺。丫结曰：“仙官由陆路而去，必要月余。如由水道而行，则顷刻可至。”三絨曰：“水道如何可行耶？”丫结曰：“若仙官乐由水道，自有舟楫渡之。”三絨曰：“如此，可命舟来。”丫结手向空招，舟人欸乃一声，打桨立至。舟阔而大，四面窗棂。师弟上舟，推窗外望，波含岛影，绿光翠色，叠叠重重，盖世绘工亦所不及。坐未片刻，丫结献茗，入口如兰。茗罢酒呈，气香若桂。师徒饮罢肴酒，舟楫已在海心，但见海风细细，海浪层层。丫结在舟一声港角，霎时水面旌旗密布，人马纷腾，丝竹管弦之音，杂呈于耳。丫结见人马已近，跪请三絨下舟。三絨曰：“水也如何可行乎？”丫结曰：“自有车辇以乘仙官。”三絨果到舟前，与人扶掖上车，疾趋而去。俯视所游之道，俨若琉璃世界，润滑易行。

行约十数里，遥见金银宫阙，高低掩映，密若蜂房。三絨询诸丫结曰：“前面金银宫阙，晶光射目者，何官之府？”了结曰：“龙宫也。”三絨曰：“右一府第，重重楼阁，较宫阙而稍矮者，又何官之府？”丫结曰：“是乃乌泽相府也。”三絨曰：“左之红树千头，红光闪烁，种于一带长廊之内，不知树为何树？廊为何官所居？”丫结曰：“是树名珊瑚，其廊乃龙君闲游之所。廊内花木极众，但惜低小，而不克见耳。”三絨

曰：“花如人世所种之牡丹芍药乎？”丫结曰：“龙宫之花，原不同诸人世。”三緘曰：“其花何名？”丫结曰：“如珍珠花、琼花、玛瑙花以及碧莲、白莲，皆一开而不谢者也。”

三緘举目向西而望，一楼最高，不下数百余层。有窗棂掩映者，有栏杆围绕者，五色晶光，入目炫人。三緘不知何地，复问丫结。丫结曰：“是名蜃楼，海楼之最高者也。”三緘曰：“楼之层数有几？”丫结曰：“层数无穷，愈数愈广，海内自龙君以下，皆不得知。惟老龙母知之，至今已为仙天上。”三緘曰：“楼之下广平无际者，又是何地？”丫结曰：“海市耳。”三緘曰：“海市有凡人贸易否？”丫结曰：“海市中尽皆珠宝所生，各显奇毕，世人间有至此者，即得一二，不过如夜明定风而已。其有绝妙宝物，或遇之而目不能视，或遇之而宝化为泥，以世人无此大福用此大宝也。”

三緘方欲再询，丫结曰：“海内文武来迎仙官矣。”三緘忙忙下车，诸官盛服恭迎。三緘师弟谦让良久，向前而行。诸官随后如云，拥入龙宫。龙君降阶迎接，三緘参拜毕，龙君转拜之。宾主坐定，香茗献后，宴设殿庭，中坐三緘、龙君，众官陪饮，三緘徒众两旁并坐。珍奇海味，尽皆目所未经。酒过三觥，龙君手持碧玉宝瓶立身言曰：“今承仙官辱临敝海，酒肴之设粗鄙，拜迎之礼荒疏，自觉汗颜。想仙官夙抱仙根，生有仙骨，仙心慈淑，仙量宽宏，谅不见咎于异类也。兹者，特备草函，迎得仙官入海，无他敬谢，还祈弗鄙蠢子不才，即获收入门墙，尤望严加教训。倘有寸进，他日得成仙果，所赐良多。敬酒三巡，望仙官笑纳。”三緘亦向龙君再拜言曰：“承龙君不弃小道，将季子拜在门下，殊深自愧。今蒙瑶函选诏，得睹仙容，师弟礼仪不周，切望龙君赦宥。”三緘说毕，仍坐席间，龙宫乐器齐鸣，宾主欢饮一日。饮至海灯燃候，上宫下

殿，错杂如星。三緘曰：“海内风光真令人赏玩不尽。”龙君曰：“仙官乐玩海灯乎？”三緘曰：“然。”龙君遂令龟虾二相导之游玩焉。

二相导三緘左行，行至一处，名曰海光院，灯燃无数，美不胜收。转过院东，海灯一树，长约百丈，灯光万盏，如星下垂，时现五彩云霞，闪烁不定。暂视，则屹然一树银花。久视，则下面海灯，由下而上，上面海灯，由上而下，牵连如贯珠，巧妙非人间所有。再为久视，则合树之灯，散而飞舞或高或下，或远或近，或后或前，如海燕穿花，不可名状。定目谛视，又是一树由一树分而为二，愈分愈众，一时又合而为一，变化无方。三緘异之，近树抚灯，又渺然无物。二相曰：“是院无甚大观，不若去到蜃楼，遍海之灯，俱可全视。”言已，即导三緘过巷穿宫，无处非灯，目不暇赏。恍恍惚惚，来至蜃楼，向上而登，约有十余层之数。二相曰：“可矣。”遂将窗根推启，三緘师弟凭窗一望，龙宫海灯百万，无不见之。四面观余，美景不同，巧妙亦别。

虾相谓龟相曰：“只徒玩赏灯光，亦无大趣，何不击动楼鼓，以催海花？”龟相曰：“海花乃龙君玩赏之物。宜先奏请龙君，然后催之，以为仙官赏。”虾相曰：“如是，吾去奏请。”移时来楼，龟相询曰：“准否？”虾相曰：“准矣。吾已各府通信，囑合家眷属同玩海花。”龟相曰：“赏花无酒可乎？”虾相曰：“龙君命排御宴，随后即临。”龟相曰：“龙君来耶？”虾相曰：“龙君见管水将军奏摺，所奏民间不孝不弟以及瞞心昧己、奸诈邪淫者，实繁有徒，上皇到旨，敕死雷部者若干，火部者若干，瘟部、魔部、饥饿冻死部者若干。至救人民溺死水部者，自六月初一起，八月初一止，册内逐一唱点，共计三十一万七千二百八十一名。龙君悲人民顽梗，胡以受

天地所生，不顺天地之所以生，溺死水中，尸骸厝于鱼腹，心伤不已。故未能陪及仙官，特将御宴送来，设于蜃楼，命吾二相开筵击鼓，以催海花。”

龟相闻言，顾谓仆从曰：“御宴曾设乎？”答曰：“设矣。”二相即请三緘师弟入座。诸官陪坐后，龟相击动鼙鼓，耳如巨雷。初击一通，海水翻波，高拥数丈，灯光下映，彩霞万道，随波荡漾焉。鼓击二通，海波平息，如水晶一片，洁无纤尘。鼓击三通，倏然水底花开，五色相兼，其大如斗。每花心内现一美人，或品玉箫，或抚瑶琴，或吹玉笛。顷刻香风散溢，遍海皆花。中有蛱蝶如莺，飞舞花间，灿若堆锦。至于目所未到者，不知更有几何？玩赏久之，三緘师徒慵于极目，虾相将钟一撞，花瓣齐飞，转瞬之间，化为乌有。

蜃楼宴罢，二相导三緘仍转殿庭。龙君请入内宫，复以见田公主拜在门下。三緘喜，即以修炼之道传之。将功传余，龙君手捧一瓶，向三緘言曰：“吾不敢久留仙官，特赠此瓶以为后用。”三緘拜受告辞，龙君率领诸官送上海舟，拱手而别。舟人仍将三緘载至故处，师徒上岸。回首视之，舟去如飞，片时不见。

三緘曰：“此次厚扰龙君矣。但不识所赠之瓶何名？”弃海曰：“是乃吾父宫内之飞龙瓶耳。”三緘亦未究其何用，惟打点所游之方，踌躇半晌，谓诸弟子曰：“东游于海，东面之地已尽。征车播转，可向南行。”诸弟子闻言，遂随三緘竟向南去。

紫霞真人见三緘道将有得，所收门弟，亦属不凡，其心甚喜。坐于洞府，慧眼遥观，已知三緘南游去矣。转过头来，复礼子跪而禀曰：“七窍自郝相招亲，海南上任后，专听蚌精言语，严捕习道之士，以闭道门。师将如何？”紫霞默会片时

曰：“师自有以止之。不然，三緘此际化身之法尚无，游至海南，必为所困。”

且说七窍前为道士作一对儿，怨抱胸怀，总欲尽天下之道士而诛之，以削此恨。兼以珠光蚌女，巧卖风流，频来莺声，床头刁弄，似乎与习道者有杀父仇。所以自到海南，日以捕捉道士为事，刑极酷虐，成法不依夫朝廷。心念中徒恃郝相权高，故如此肆无忌惮。紫霞为复礼子所禀，思欲设一疑案，以罢其官。虽有郝相调停，失之不久，然暂为退黜，亦可稍息虎威。待三緘化身道成，以好挽转彼心，复还仙位。策已议定，命复礼子下得尘世，巧设疑案，附耳教之。复礼子乘云天半，俯瞰海南，壤尽膏腴，人皆殷富，即将云头按下，坠在城内。打听官声，果于他端则宽以相待，惟禁习道一事，严且酷焉。寺观之中，凡属挽髻道形，尽行逐去，另易僧侣，以作住持。复礼子访之已悉，心甚恶之。正值是郡辨理大士醮筵。复礼子化草为兵，折蕉为纛，傍晚之际，喊声震地，竟入海南。俟到天晓，兵卒出城屯扎，其众如林。七窍吩咐役吏紧闭城门。刚近二更兵卒复至，城门自辟。自此在城盘踞，昼夜喧哗。街巷居民，惶恐奔窜。然虽不堪闹让，初未扰及七窍衙内。

七窍于贼初乱，文已到都。上命兵部侍郎汤文玺领兵剿除。待大兵来时，复礼子早撤兵卒出城，扎于海岛之上。文玺领兵攻击，复礼子与之为对垒，大兵连败下风。文玺暗用军机，息鼓掩旗，乘夜直抵海岛，天刚发白，一拥而上，斩杀贼兵无数，擒了贼首，方入海南。午后升帐审询贼首曰：“凡为天子百姓，食王水土，当报君恩。圣上薄敛省刑，爱恤子民，无殊保赤。尔胡胆敢逆朝廷之法而作乱乎？古往今来，叛民逆贼始而猖獗锐气难当，在彼之心以为天意所属，不知一代圣主，效灵者山川社稷，扶助者文武臣僚，曾不几时，贼党概就败亡，

诛及九族。至愚至蠢，莫过于斯。欲以一介凡夫而僭号称王，何不自谅乃尔？今者全贼被诛，独尔一人入吾掌握，尔即展翅亦难逃矣。”

复礼子曰：“吾本村野俗子，乌敢叛逆朝廷。所恃以叛逆者，海南太守七窍耳。”文玺曰：“尔何所恃于七窍？”复礼子曰：“吾乃绿林盗魁，爪牙颇众，常于海南地面抢掠村民。七窍见案积如山，反与吾辈弥缝，未尝示禁，故吾辈愈无畏惧，因而叛逆酿成。彼于当时如见抢掠之案，严为禁止，焉致大逆如是乎？吾辈之死，实七窍害之也。”文玺曰：“七窍为官，未必全无示禁耶？”复礼子曰：“七窍之示禁有二。”文玺曰：“二禁为何？”复礼子曰：“一禁渔人捕蚌，杀蚌与杀人之罪同。一禁习道者流，严而又酷。”文玺曰：“是二者非关紧要，何必禁之？”遂命营兵传七窍进帐。

七窍至，打恭后坐于一旁。文玺笑曰：“尔为太守，兼司道篆，何得护贼害民？”七窍曰：“卑职那里护贼？”文玺曰：“现有首贼在兹，尔自审询。”七窍怒气勃勃，吼谓役吏曰：“提首贼来！”役吏应声将复礼子扭到。七窍指定大骂曰：“吾在海南为官，未曾亏负尔等。尔何不守国法，叛逆朝廷？”复礼子曰：“吾非尔教，谁敢叛逆？”七窍曰：“糊说！吾如何教尔？”复礼子曰：“吾辈千有余人，常常抢掠民间，百姓具禀，呈词不下数百。承七窍兄善为弥缝，未尝严禁片语。吾辈敢于叛逆者，职是故耳，非尔教而何？”七窍闻言怒甚，命役将贼又下鞭死，以塞其口。文玺曰：“此贼乃上要犯，尔敢击耶？可速与吾同归都下，面圣后再回海南。七窍无词，先发家眷入都，俟将符篆交卸，始与文玺缓缓同行。珠莲归，以失官情由告之父亲郝相，郝相命仆急与文玺寄音信于半途。文玺拆而视之，无非欲全七窍官品之音。其许与不许，尚未可知。

三八回 挽道心勤施苦口 游东岳得遇神仙

七窍与文玺夜宿晓行，已抵都中。七窍落于馆驿，文玺归部。郝相先到部内与七窍求情。文玺曰：“看丞相面，吾于覆命之际，自然保奏。活罪恐不可宥也。”郝相称谢数语，辞别回府。

次早文玺上朝覆命，皇上嘉其忠勇，当传旨意，转升礼部尚书。至七窍以管辖不严，酿此变端，免官回籍。文玺谢恩退出，呼七窍入部而斥之曰：“吾不念郝相情面，应以斩决论。今圣上下旨，免官回籍。尔其速行，毋得濡滞在兹，致干罪戾。”言毕吼令又出。七窍回到馆驿，自觉无颜，因入岳丈府中告辞归里。郝相夫妇不舍珠莲，乃劝七窍曰：“尔毋归去，且在京都隐秘住之。吾自乘机与尔讨一差事，将功折罪。原职不久可以复还。”七窍因郝相苦留，不忍拂情，只得仍居馆驿，杜门不出。

韶光易逝，倏忽已至半载，虽有珠莲朝夕感以冶容，然住居甚久，不堪纳闷，时时微服遍寻寺观之幽深者入乎其间，或住一日，或住半日而返，日以为常。紫霞得知，化作老道入都，将会仙阁化出一番幽深雅趣之象，静坐以俟之。七窍微服出游，历遍寺观，总无一爽心豁目者。他日独出都门之外，遥见一阁，高耸凌云。七窍惊曰：“是阁如此高爽，谅其中必幽

雅可爱也。”于是曲曲折折，信步所之。街巷过余，似一乡村。入村而行，鸡犬桑麻俨若故乡光景，七窍于此不禁忽起归隐之志。村庄尽处高阁在焉，刚到阁门翘首望去，额题金字曰：“会仙阁。”二重将到，又一额曰：“别有天地。”旁挂一联曰：“看淡了红尘富贵，勤修些白手功夫。”及进三重门内，四面花墙，蕉梧围绕。墙内盆花数百，或黄或紫或白或红，怪怪奇奇，名多不识。香风微拂，如入兰麝之乡。

七窍不舍他游，总在花间曲折周详，缓缓细看。不知不觉转出墙外，千竿修竹复着小溪，水洁无尘，游鱼可数。随溪而上，露一大池。池中莲开五色，鲜妍可爱。池岸之上尽种异卉奇花。池左一亭，面面俱空，壁题诗句甚伙。七窍慵于记忆，惟中一绝，下注“三缄”二字。七窍惊心诵之，云：“访友征车逐日游，未停鞭处足难休。忽来仙地慵他适，愿向名花静里修。”七窍睹是诗句，口不停吟，因而盘桓者久之。无何蜂衙闹午，饥火微薰，七窍暗自思曰：“如斯福地，岂无住持？”试由是亭望之，高阁尚在数重以上。忙忙度出亭外，又入一重，仍然四面花墙，盆花济济。恍似前之所窥者。向左而望，池亭又相似焉。七窍舍此复入，乃一带长廊，廊外名花较花墙之地更众。七窍独游廊内，见廊之中壁有一联云：“到此应忘尘世事，来兹必是学仙才。”七窍得此佳境，止止行行，由榭穿台，由亭穿榭，非花即竹，愈走愈深。久之行力已疲，意欲归都。向外望之，万巷千门，不识归从何处。七窍异，愈向内面直入。谁知每入一重，必有一重景象；或花墙相似而亭不同，或亭相似而花墙不同，或亭墙相似而蕉梧花卉不同。变幻百般，莫名其妙。穷尽其地，始见高阁耸然。缘梯而登，上至三层，一道冠道服者，须眉古峭，坐于其中。见七窍入门，徐徐下座，惊而询曰：“先生何来？”七窍曰：“闲暇无事，

偶游到斯耳。”老道曰：“何时来耶？”七窍曰：“今晨已至矣。”老道曰：“尔腹得毋馁乎？”七窍曰：“馁甚。”老道曰：“如是，此有果焉，尔且食之。吾呼道童为黍食子。”言毕予以一果，不知何名，入口生香，味甜若蜜。将果食讫，黍藿呈案，举箸而食，美逾海味山珍。

黍藿既餐，老道导至阁之上层，其中床榻精美，名字名画高挂两旁。七窍赏玩一周，坐而询诸老道曰：“动问道长住此多年？”老道曰：“吾非是阁住持，原系初住于此者。缘海南太守叫什么七窍，不知与道何仇，示禁甚严，捕捉亦厉，吾于黑夜将所用之物窃负而逃，暂借此阁安身。近闻七窍遭了天厌，官阶削去。吾道中人个个欢欣，拜谢天地。但愿再加重报，丧乃孽障，吾道方行。”

言犹未已，七窍颜为之赤。假易其词而乱之曰：“聆道长言，似以七窍不应禁道也。以吾言之，则有可禁者焉。”老道曰：“其可禁者安在？”七窍曰：“吾思游方野道，辄言道能成仙。究其所行，一无可取。兼之假结缘以敛财，夸仙道以惑世。行为种种，不惟当禁，亦且宜诛。”老道曰：“子言乃方外野道傍道为生活者也。若夫真入大道，先敦五伦。五伦克敦，然后加以清心寡欲，炼其精气而为长生不死之躯。自古仙真谁不由是而成者？子何执一格以相绳乎？”七窍曰：“如道长所说，人人习道，人人成仙，则见仙不见人矣。不几全无人道耶？”老道曰：“天下至大，未必人皆习道。愿习者宜由正轨，不落旁门，道自易于成之。愿入人道者亦不之强；酒色财气，随其所好。无殊花开结实，大者大而小者小，因各培之根有厚薄耳。”七窍曰：“天下事原各随其所好，道长之言不差。然好道而习道者，亦未必成其道焉。”老道曰：“道在天壤无不可成，视其习者之有恒无恒，犹之求名而习儒业者之时

习与不时习也。”

七窍曰：“以吾思之，人生斯世，不若富贵两途。是二者人人父母所乐在此。我而得富，父母享受丰盈，我之孝也。我而得贵，父母享受华荣，亦我孝也。以视习道者之清净为高，弃父母而不亲，绝血食而不悔者，其孝不孝为何如也？”老道曰：“习道一事，无处不宜。即在家庭又胡不可？奚必入林惟恐弗密，入山惟恐弗深，而始称习道哉？为是说者，皆野道之言也。尔言得富得贵，可以全孝。彼得道而七祖九玄亦可升仙，同享仙福者，独不足为孝乎？”七窍曰：“依尔道家所言，七祖九玄俱可同为仙品，但其事属荒渺，谁得见之。究不若爵享朝廷，乃祖乃宗得受泥封紫诰，荣显当世，以夸耀于乡党邻里。明明朗朗为众人所瞩目者，不亦愈于难凭之事乎？况大道之成，尤非易事。居今稽古，如钟离国舅以及兰韩诸仙，尚且属诸传闻，未知果有其人否？彼言修道非难，成仙最易，是徒以动人闻听，惑人心志之说耳。稍有识者，恐不取焉。”老道曰：“功名富贵固为现在之物，人皆得而视之。吾问富者长富，贵者长贵，而不失乎？”七窍曰：“由贫而富，由富而贫；由贱而贵，由贵而贱；转移之理，自古如是。何足为荣辱耶？”

老道曰：“以富贵而贫贱，既不足为荣辱，而富者贵者果能长生不死而享富贵乎？”七窍曰：“人世有生必有死，生死二字亦属天地之常道，又何足为喜？又何足为悲？”老道笑曰：“不足为喜为悲，君胡存好生恶死之念而不置也？”七窍曰：“恶死好生，人情皆然。何独于我？”老道曰：“既好其生，奚不求其长生？既恶其死，奚不求其不死？不生不死，道中至乐之境。得入其境而长生不死者，人但知有钟离诸仙，妄知后之入道而成仙者，代不乏人也。他如东晋之黄敬，王屋之

王琮，福州之刘长生，潜山之刘道成，汝南之应夷节，武陵之龚元正，颍川之陈慧度，成都、苏州之章察、刘翊等，虽生不同时，要皆能诵黄庭，修大道而成仙者。且不独男子为然也，若广州增城之何二姑，九嶷女冠之鲁妙典，任城之卫夫人，兖州之谢自然，汾州河中之崔少玄、薛玄同等，皆女子之能修大道而成仙者。历稽往代，班班可考。君何以为渺冥莫视，而疑其人之有无哉？以君之疑度君之心，殆谓天上无仙神也。如无仙神，则雷何以夏鸣而冬敛？日月何以并行而不悖？雨阳何以时若而不愆乎？以子言而惑及天下，吾恐大道为之隐矣。”七窍曰：“吾不与尔辨仙之有无，道之成否。然人各有志，不可强也。”老道曰：“苦口千般，不听片词。子可归矣。”

七窍刚辞老道，但听山磬一声，烟生野谷，掉头而视，乃一小阁挺立，花木毫无。七窍惊异久之，忙忙归都，入于馆驿。珠莲询曰：“郎君所游何地，竟至十旬弗返？妾命仆人寻访四方，未见踪迹。得毋听外道之说，欲抛妻不顾乎？”七窍以所游所遇一一告之。珠莲曰：“此必邪道迷人，障郎君眼目，意欲入彼阵内者。幸郎君识见超迈。志向不凡，乃能如斯。不然，早为老道惑矣。”言已，遂命仆婢治酒，为七窍洗尘。七窍曰：“吾游会仙阁，别无所思。惟良友三缄壁题四语，中心耿耿，恨不获遇焉。”珠莲含糊应曰：“缓缓寻访，自有相会之期。”七窍曰：“前日吾欲回籍，尔父苦留复官。何至于今，尚无消息？”珠莲曰：“妾因郎君出游不返，急归相府问及吾父。父言调停久矣，不日即有喜报。嘱郎君忍耐候之。”七窍曰：“吾复居官，务必着人往请三缄来衙一晤。”珠莲曰：“俟到任后，再作理会。”七窍因思良友，以及所见所游，力倦神疲，入榻而卧。

且言三缄师弟南游计定，一路之上奔走无停。时值六月炎

天，烈日如火。师弟虽不畏暑，而行人来往，常倚傍松柏，解衣乞凉。三緘师徒见得松柏之下乞凉人众，亦欲于是暂驻车驾而稍停步履焉。不意随足所之，竟至葛花村前。瞥见村内门户未启者无数，不能炊烟者亦多。三緘谓其徒曰：“是村也，又似含云阁之光景耳。”二狐曰：“含云阁疫鬼作祟，师命弟子采药救之，今又何如？”三緘曰：“是方之疫与彼不同，彼则由心所招，此则自口而入也。”二狐曰：“心口之招者何？”三緘曰：“灭五伦而迷四害，心招之而夭厌之，其疫非改前愆而为后善者不能愈。所以先命悔过，然后治以药饵，乃能应验如神。是地好食牛犬，宰割惨毒，灶府恶之而疫生，加以牛犬之魂助其威而疫甚。欲救此症，又不必采药海岛，只要人能悔口，书名于册，焚之灶府，疫自除矣。弃海、三服自随吾游，未能造功。师命汝沿村讲说，改一人自愈一疫焉。”二子领命，遂各持一册，分村劝谕。三緘与二狐住于村内之飞云阁以候之。

弃海二人日日讲说，凡悔口者，其疾若失。足至弥月，是村化遍，人人改悔，疫疾全消。待村人约集前来，欲报讲说之德，遍阁寻觅，道士已渺。村人感激，自不必言。

三緘师徒行又数十日，所至一地名曰红月镇。镇中烟火千家，近于江岸。三緘到此常见青黑之气凝结不散，欲为明告，恐泄天机，欲不告之，又不忍数万生灵厝于鱼腹。故每日在镇绕市言曰：“渺渺茫茫巷与街，波纹将到此间来。女男知觉宜先避，恐有鱼虾走不开。”绕说连朝，无人得解。三緘心甚不忍，仍复浅而告之曰：“人宜高处乐，休向江头卧。欲得千金，当先寻山郭。”镇内一叟胡镜清者，家有万金，闻三緘言，谓子若孙曰：“此镇不久必有水灾，须先至舟凤山，多搭草蓬，以救镇中人命。凡吾家财帛器物尽迁之焉。”其子询

曰：“父何知？”镜清曰：“道士连呼旬余，知之无人，惟吾细思乃得。”子孙辈当即鸠工将蓬搭毕，家中妇女以及财帛货物刻日迁之。三緘师徒尚住镇内，忽来力士晤之曰：“吾乃水神驾下催水神兵。因此镇人民大斗小秤，奸诈太过，邪淫之事亦甚多多，前日仙官在龙宫时，上天灑籍已下，命龙君照名编册。此镇男女应死水册者，三千七百有奇。仙官秘言，镇人弗识。准于明夜水拥是镇，因仙官在此，水神命吾告之。”三緘曰：“尚可救援否？”水神曰：“迟矣。”言罢不见。三緘师弟遂移至镇左之鱼鳞阁焉。果于次夜三更，雨如倾盆，水声汹涌，片时之际，镇内男女已在梦中，随流逐波而死者不知凡几，骑柱呼救者不知凡几。三緘忙命弃海以木化舟，沿江救之。

俟到天明，三緘见其惨切情景，痛于心而发诸口曰：“一生奸诡说他能，劫到头来命不存。借问沿江波浪里，何人与尔吊归魂。”弃海曰：“师命弟子所救人民，灑册中俱有名姓。弟子之父如何缴旨？”三緘曰：“上天好生，爱人改过。吾将尔救之男女劝其改过迁善，自使上天除名。”弃海曰：“师劝改过人名，须焚文稿，吾父之责方能免之。”三緘然其言。于水平盾传集所救男女，详言劝戒，人人信从，复命具疏一通，对天焚化乞，然后师弟辞了红月镇，又向前行。

行至宿鸾庄，日已西斜，无所归宿。正值仓皇莫措，遥见一少年男子忙忙奔走，对面而来。三緘问曰：“先生何往？”少年曰：“归吾庄耳。”三緘曰：“贵地可有寺观乎？”少年曰：“有。但历此甚远，难以至之。”三緘曰：“如是，吾等今夜下榻无所，敢借贵庄歇宿一宵。明日速行。不知先生其肯见纳否？”少年曰：“何人不出庭户？若道长陋室弗嫌，即请随吾入庄，以蔽风露。”三緘曰：“先生厚情如此，吾师徒感

激多矣。”少年逊谢数语，前导欣然。不过四里之遥，已至门首。少年迳入，稟之老母。母甚贤淑，即命其媳烹茗煮酒以待之。师弟餐余，少年送至斗室安宿而出。

三絨正坐榻上运用气机，忽听呀然一声，从门直过。三服目向外视，知是野鬼入此宅内。遂出户擒入，跪于三絨榻前。三絨举目视之，乃一女娘，披发吐舌，形容丑恶，入目难看。视已而谓三服曰：“尔将此鬼擒来，有何所谓？”三服曰：“此鬼必寻代于主人之家者。弟子擒至，师宜开导，以免害及沿村。”三絨于是转询野鬼曰：“为鬼当守阴律，尔何擅入人室乎？”野鬼泣曰：“主人之媳与吾有冤耳。”三絨曰：“何冤？”野鬼曰：“吾乃张姓，与主人比邻而居。主人之媳失巾一幅，为邻居宋姑所得。彼向吾索要，吾婆朝日辱骂，因之忿气自缢，心实不甘，故入室中索彼之命。”三絨曰：“冤宜解释不可结也。如结而不解，则循环相报，必无了期。如愿解之，吾于他年随缘渡尔。”野鬼曰：“仙官之谕，敢有不遵。但要主人多焚楮财，吾方乐解。”三絨遂命狐疑呼少年入室。少年至，突见野鬼，骇然曰：“此鬼何来？”三絨将寻代之由与解释之道详细告之。少年事事依从。三絨命鬼速出，许以明日来此领楮。次日少年焚楮后，苦留三絨师弟，再宿一宵，三絨固辞。复驾征车前行半月许，见得一山高立，不知何名。访诸行人，告曰：“东岳，其内多仙子焉。”